

# 历史的脚印

■ 剑 钧

锈迹斑斑的绞刑架,我不禁想起1918年11月15日,北京大学举行的演讲大会上,李大钊登台作了题为《庶民的胜利》的演说,他信心满满地预言:“试看将来的环球,必是赤旗的世界。”

## 二

循着李大钊先生的脚印,我又联想到共产党人于方舟。他虽没有李大钊那么大气,但也是天津早期团组织的重要负责人。他和李大钊的渊源在于他是经李大钊介绍入党的。1927年12月30日,李大钊壮烈牺牲8个月后,他也英勇就义,年仅27岁。

2013年春日,我在天津宁河七里海寻觅到于方舟留下的脚印。那次,我与几位作家受邀来到七里海,都不约而同地提及了于方舟。有人告诉我,于方舟在南开大学读书时,就是周恩来的同窗好友。

我们在七里海漫游,游艇划破湖面,溅起的浪花与湖心岛的芦苇丛相映成趣。同行的柳萌先生聊起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《寻路》,说剧中就有七里海的镜头。早年周恩来和于方舟曾在七里海和蓟口村一带从事革命活动,两人的脚印也遍布了七里海各个角落。蓟口村是于方舟老家,离七里海有12公里。为避免暴露行踪,他们在七里海总要划船到芦苇荡深处,在碧水绿苇之间研读马列书籍、谋划革命策略。两人一出去就是一整天,中午都是于方舟夫人和族中一位长者驾船过来送饭。

有一次,于方舟陪周恩来来到蓟口村头的潮白河大堤散步,举目望去,洪水泛滥,淹没田园,一片凄凉,不由黯然伤神。他对周恩来来说,等将来全国解放了,建立了新中国,一定得在这里修座扬水站,变水害为水利,造福老百姓。

那天,我们的游艇在芦苇环抱的七里海穿行,眼前仿佛重现了这一幕幕场景。虽然一个于方舟倒下了,但千百个于方舟站起来。而今先辈的梦想一一实现了,那是无数英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。

一位史学家颇为感慨地说:“长大后,听了一位当年的地下党员讲于方舟的故事,我眼界一下开阔了。抗战胜利那年,我17岁,也参加了革命,有幸成为后来者。”

信仰是一片天边的云朵,停不下脚步,只为追求天边那一缕朝霞,那是生命的颜色,那是人生的火炬,那是明天的畅想。我在想,信仰的力量是无穷的,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,共产党人一直都在“寻路”。

## 三

2019年春日,几位作家朋友以延安为起点,沿着红军东征的路线,东渡黄河,来到山西永河采风。在参加了盛大的槐花节,游览过壮美的乾坤湾,参观过红军东征纪念馆之后,主人盛邀我们去参观红军东渡黄河时路过的赵家

沟。听说赵家沟就坐落在永和梯田下的山坳里,毛主席还曾在那里住过。

车子沿盘山公路行进在白云缭绕间,眼前是一幅永和梯田的水墨画,层层叠叠,郁郁葱葱。一道道梯田犹如一层层涌起的波涛,成排山倒海状,大有让我倾倒的磅礴气势。那黄土的本色,让我想起一路所见的奔腾黄河。

追溯历史,唯有伟人毛泽东当年留下的诗句,“俱往矣,数风流人物,还看今朝”道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雄心和胆魄。这首写于1936年2月的《沁园春·雪》,适逢他统领红军东征的日子。红军将士从2月20日出师东征,到5月5日回师陕北,历时75天,转战山西50余县,粉碎了蒋介石剿灭红军的图谋,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,在我党历史上留下光辉的脚印。

车从山路盘旋而下,如游龙走蛇缠绕山梁,那漫山遍野盛开的槐花,完全颠覆了我对黄土高坡的印象。来的路上,我也目睹过裸露的黄土沟壑,瘦骨嶙峋,给人几分幽远的苍凉。陡然间,我诧异地发现一枝无名花,开在寸草不生的孤崖上,枝繁叶茂,格外惹眼。当地友人告诉我,这种花的生命力就源于坚韧而耐旱的基因,许多花草由于土地贫瘠和缺水无法生存时,它却能破崖而出,迎风绽放。我顿悟:这不正是红军东渡黄河、勇于绝地逢生的精神吗?

中央红军与陕北红军会师后,陕甘革命根据地面积狭小,人口稀少,红军给养困难,扩军也不容易。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华大地蚕食鲸吞,国民党又纠集陕甘宁晋绥五省军队对根据地“围剿”,堪为危急存亡之秋。85年后的今天,回望红军东征的壮举就可发现,红军东征确为拨乱去威、绝地反击的英明之举。

我们走进赵家沟,村口墙上绘着红军东征的一幅幅彩画,生动再现了红军与赵家沟老百姓的鱼水深情。我们走进毛主席住过的窑洞,感受着伟人谈笑间指点江山的豪迈气魄。友人告诉我,红军东征期间,毛主席率总部人员两次进驻永和县,13个日日夜夜,有5天是在赵家沟度过的。在简陋窑洞里,毛主席召开了重要军事会议,将渡河东征“抗日反蒋”的方针,改变为回师西渡“逼蒋抗日”,正是这一战略决策促成了半年后的“西安事变”,至此,中国革命迎来了峰回路转的新阶段。

我走出毛主席住过的窑洞,望着远方的永和梯田,但见郁郁葱葱,带着乾坤湾的神韵,铺展在黄土高坡,伸向飘着白云的山野。哦,多美的黄土地,我看到了红军的脚印仍在向前延伸,她代表了一种民族精神,像九曲黄河百折不挠,像孤崖的无名花自强不息,像红军东征的脚步一往无前……

## 四

新中国的历史是人民创造的。一个国家的脚印,就是一个国家的历史,在工矿、在田野、在科研院所、在边防海

疆,亿万行脚印连缀起来就是一幅共和国的壮美画卷。不过,我想说这和乎年代,留在青藏高原的军人脚印。

2019年10月的一天,在采访军旅作家王宗仁时,我开门见山地问:“您一入伍就去了青藏高原,可有什么撞击心灵的的故事?”他不假思索地说:“当然有啊,1958年我在青藏高原当汽车兵,一去就听战友讲了‘唐古拉山的25昼夜’。”

那是1956年12月24日,王宗仁所在团一营204名官兵在副团长张功、营长张洪带领下,出动近百台车进藏,当车队行进至唐古拉山时,一场百年不遇的暴风雪袭来,10级狂风伴着零下40多摄氏度的低温将车队困在道路上。当时进退两难,与外界联络也中断了。25个昼夜,断粮断水,生死存亡摆在每个人面前。危难关头,营党委在唐古拉山坡的军车旁,顶着凛冽风雪,站着召开了一次特殊的党委会,做出继续前进的决定,并传达到每一个班排。一场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“风雪突围战”打响了。25个昼夜,期间恰逢1957年元旦,饥寒交迫的战友不改豪迈的革命热情,敲起锅碗瓢盆来欢度新年。25个昼夜,战士们用铁锹和双手生生挖出一条冲出死亡线的“雪胡同”,随着脚印一寸寸延伸,死神在英雄们面前退却了。25个昼夜,50多名官兵被冻伤,却没冻坏一台车辆,没损失一件运物物资。当他们走出没膝的雪地时,前来救援的战士们落泪了,这些英雄们一个个衣衫褴褛,脸色黧黑,像荒野里走出的野人。

青藏高原,一个冰雪的世界,鲜有绿色,且缺少鲜花,但却不缺战士的脚印。他们的脚印深深浅浅,是军旅生涯的印记;他们的脚印密密麻麻,是报效祖国的音符。在青海玉树有一个海拔4400多米的五道梁,被称为“生命禁区”的禁区。坚守五道梁的军人都是千挑万选的佼佼者。为解决缺氧问题,部队在每个战士床头都安装了供氧装置,以保证战士们晚上能够入睡。即便这样,我们的战士仍不时面临生老病死。当刺骨的寒风从五道梁吹过时,氧气似乎也被吹跑了,有的年轻战士无法逃脱严重的高原反应,永远留在了那里。两千多公里的高原线上布满军人的英魂,几乎每3公里就有一位战士长眠于此。

在青藏高原,军人的脚印就是生命之花,开在兵站,开在哨卡,开在千里运输线上……共和国军人在用双脚丈量祖国版图中那博大而美丽的青藏高原,他们以青春和生命为代价,将幸福的阳光洒在了共和国的城市、乡村、山野与江河……

百年风雨,百年巨变。历史的脚印验证了一个政党的成长,从嘉兴南湖的脚印到井冈山脚印,从杨家岭的脚印到西柏坡的脚印,从天安门广场的脚印到深圳湾的脚印,历史的脚印记录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苦难辉煌。生命力的脚印也验证了一个国家的凤凰涅槃,从刀耕火种到两弹一星……日出东方是历史的必然,夸父逐日追赶的是明天的太阳!

## 感念

升华,情感的诗与远方

一天晚上,看电视新闻时我意外地看见了万强。万强是我当排长时带过的新兵,他虽然长得人高马大,但文化程度低,理论考试及格的时候,队列动作常出错。新兵下班时,我只得将他留在自己班里。

一天,万强摸着自己的后脑勺惭愧地对我说:“排长,我干啥啥不行,你为我操了不少心,到现在还不让你省心……”

我知道兵都是好兵,就看怎么带。当时,虽没想好让他干什么,但有一条我清楚,就是绝不能放弃他。恰在这时,连里成立修理班,我有了主意。

“让他去修理班,他能修理啥?”我的想法虽然受到一些人的质疑,但我还是坚持让万强去修理班。

万强舍得出力,不管多重的器材搬起来都健步如飞,成了修理班最不垮的兵。但我送给他的《新华字典》和字帖,他却动都没动过。我告诉他,畏难情绪是一个人前进路上的绊脚石。学习是个苦差事,但得到的回报也多。我接着给他讲了“庖丁解牛”和“卖油翁”的故事。

“排长,这跟‘只要功夫深,铁杵磨成针’是一个道理吧。”见他开窍了,我就趁热打铁说,学习跟做其他工作一样,不怕慢就怕站。

那天晚上,我看见万强坐在了学习桌前……就在我盼着万强高歌猛进时,他又

## 记忆

怀念,传递精神能量

诗言道,不识庐山真面目,只缘身在此山中。但若真想真正读懂太行山,就应该到山里去。2020年11月初,我与几位老战友去了一趟太行山。岁在晚秋,高粱已收割,树上橙黄的柿子就像一盏盏小灯笼,唯有爬山虎、喇叭花还缠绕在树上或爬在石头墙上,让人联想到抗大在这里办学的火热岁月。

初到邢台浆水,我们就被巍峨的群山所吸引。太行山是华北平原的“母地”,山岩笔直如削,连绵不绝,是天然形成的长城。车到浆水,天色如盖,在住所前举头望月,周围隐隐的墨蓝般的山影,几乎就在头顶。

从北京到邢台坐火车两个来小时,而从邢台到浆水镇,汽车拐来拐去又走了两小时。接站的杨馆长说,进山的公路近年才开通,往常出一趟山要小半天。

从延河到浆水直线距离有一千多里,山高路险。当年,来自黄河之滨的“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”涉过黄河之水,从平原向高原的自然转折,若天然一跃就到了九曲回肠、百折千绕的太行山。

邢台浆水一带至今保留着抗大旧址群,分布在浆水川40多个村子里。那些房子都是石头砌成的,房盖由红石铺就。在蓝天白云的辉映下,红得耀眼、红得出奇,形成了太行山特有的奇观。虽然当年的抗大人健在的不多了,但他们的精神永存。

我们再次穿上当年抗大学员的戎装,唱着抗大校歌,重走抗大的道路。我和几位战友,上车时都唱过那首激越豪迈的抗大校歌。大山里很拉音,在山里唱歌与山外不同,感觉歌声是从地下冒出来似的,不断地向上攀升,又被环山送回自己的胸膛。在山里高歌,一位老兵唱得泪流满面。同行者中有位老兵叫平娃,他父母都是抗大的,他的根在太行山。在一座山头上,平娃在一个土堆前看到了亲人的名字。在一间石头房子里,平娃又在墙上发现了父母的照片,遥想当年,真不知父母经历了怎样的曲折才到达这里。

从抗大总校旧址前南峪村出发,挨个村子走,看一座座的石头房子。我们先后抵达浆水村、安庄村、马家沟村,最后到了峪口村。

太行山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。当年仅有三百来口人的村子,家家户户都住过抗大学员。学员宿舍分布在一座座石头房子里。上课的教室,用的是老乡家房子或闲置的牛棚马厩。上课没有黑板,就用石灰在教室墙壁上抹一块长方形凸起的墙面,然后用锅底灰涂黑当黑板。没有桌椅板凳,就用土坯和石块垒起,既当课桌又当饭桌。教材都是教员自己编写,油印成册后发给学员,只有少量的铅印书籍供教员备课时使用。抗大开设有哲学、政治经济学和军事、文化、体育等方面的课程。军事课主要讲抗日游击战争理论和游击战要诀。战术课是从单兵动作讲起,讲解如何利用地形、地物进行隐蔽作战,也结合野外进行实地演练。军事体育课主要是射击、投弹、刺杀、木马、双杠。

在太行山,良马骡那慷慨解囊的故事家喻户晓。在村里的荣誉室墙上,有一张太行母亲的照片,老人叫王明星,如果活到现在应该120多岁。当年她家人口多,却又让十多位抗大学员住进家里。她把抗大学员视若儿女,曾有一位病弱的女学员就是在她精心照料下,又重返战场。战后,抗大学员和坡子峪村

散落在浆水川几十个自然村的石头房子,都是抗大历史的见证,每个石头房子都有抗大历史的“包浆”。

为何在历史中转来转去的人,最后打下了江山?为何站在高山之巅的人,看到人间最美的雪景,写出了壮丽诗篇?这一座座石头房子已经给出了答案。

# 太行脊梁

■ 姜宝才

老乡的友谊一直延续着,至今还常有抗大的后人来山里寻根走亲戚。

太行山之行,印象最深的当属古石寨寨寨,我特意在石门前留影。这个古石寨建于明朝年间,具有“江北第一古寨”之称。是太行山保存最为完整的石头城堡。寨内最有名的是“汝霖堂”,始建于明末清初,院落九处,是太行山典型的四合院建筑。为何这些石头房子能保留这样好?一位老人指着连成片的房子说,山里人家的房子都在山沟里,依山而建,不是我的后背,我是你的前身,谁也不离开山。

在上山的坡路上,我看到石头墙上挂着一个指示牌,上面写着“八路军总部”旧址。四合院建在半山坡上,彭德怀的办公室兼卧室在东厢房。走进低矮的房子,我在床沿上坐了许久,凝视他当年的照片浮想联翩。历史的晨雾袅袅而升!当年古石寨人主动开门邀请延安来的部队,彭德怀、刘伯承、邓小平都曾在此居住。

古石寨是一部幽深的历史,我总想把石头房一间一间看遍,把石头一块一块摸遍,倾听历史的回声。走出石门,缓坡而下,我见到一位老人坐在石阶上,用玉米皮编织坐毯,与她攀谈了一会儿,知道她就是我们参观过的石头房的主人。我买了一个玉米皮坐毯,带回一个念想。

依山而建的抗大陈列馆,像是立在太行山上的图腾,与周围的山色很和谐。这里的人以太行山为家园,也以抗大历史为傲。

1940年11月,抗大总校转移到太行山脚下的浆水河畔。在这大山深处一个石头房子里开始了特殊的办学,培养了一批批抗日先锋。抗大人从陕北到燕山,从延河到浆水,同样是载入历史的一次远征。浆水镇成了时代的熔炉和将军的摇篮,太行山成了抗敌前哨……

80多年后的今天,太行山依然保留着抗大痕迹,鳞次栉比的石头房子,红色瓦片与山色相映成辉,每个村子都有抗大的房舍和训练场。

散落在浆水川几十个自然村的石头房子,都是抗大历史的见证,每个石头房子都有抗大历史的“包浆”。

为何在历史中转来转去的人,最后打下了江山?为何站在高山之巅的人,看到人间最美的雪景,写出了壮丽诗篇?这一座座石头房子已经给出了答案。

# 入党前后

■ 韩光

撵耙子了。“你这是唱得哪一出啊?”想到我在他身上倾注的心血,便没好气地问。

“排长,我长了个生锈的脑袋,明明记住了,过会儿又忘了。”万强委屈地说。

“谁能一锹挖成井?是你伙计的伙夫还没到家!”我连珠炮似的说:“困难面前有战士,战士面前没困难。你在困难面前缴枪了,说明你是个不称职的战士!”

为防止他又撂挑子,我只要不穿空拉着他一起学。一次,连里举办书法比赛,我鼓励他参赛。他虽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,却也有了“力透纸背”的感觉。后来,团里举办修理知识竞赛,他居然也获得了名次。我兴奋地不知用了多少形容词表扬他。

年底前的一天,万强说,他写了一份入党申请书,让我帮忙修改。我接过那份入党申请书。他写的都是大实话,我只改了几个错别字,让他再抄一遍交给党支部书记。下午,他兴冲冲地跟我说:“排长,书记夸我了!”他还说,不仅自己的修理技术过得硬,还要带领身边的战友过硬。”

一年秋天,团队随集团军参加战役演习。战斗中,连里有两辆装甲车“战



红土地(中国画)

# 长征

第五一四六期

李冬作

